



一天天“老”去的集贤街。

时光不断收集昭通古城街区的发展碎片，一天天不厌其烦地拼接，一幅又一幅街道图景终于渐次呈现——奔走的人群、不断建造的房舍、街巷的故事，这些累积起来的城市景象，把城市的烟火延伸到大街小巷，至于那些集聚的人和事，古往今来，都绕不过几个词条：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以及群众、集聚、事件。当然，还有在街巷的历史变迁中消失的人和事以及正在浮现的场景。

有这样一条街，它见证了昭通老城的变化，佐证了城市的多元聚合，印证了有人就有城的道理，并在城市的背影中被不断拉伸，这条街叫集贤街！

(一)

在昭通城的东北方向，古城的东门——抚镇门拉开了历史上的昭通与外界交融的脉线。

沿着这条脉线，抚镇门是点，旁边的街道则是这个点上衍射出来的射线。

向北的射线就是集贤街。

抚镇门正对正北方向的射线，因被几间房屋遮挡，发生了一点折射，这条折线经过昭通较早开设的一家照相馆——海鸥照相馆后，途经德育街和集贤街交汇的丁字路口，向前笔直而去。

集贤街的第一幢房子高大、雄伟，却只有一个耄耋之年的老人居住。老人的几个孩子成家立业后，都有了自己的小家，纷纷搬离，这里的房子就空置了。老人的店铺被出租给一位经营竹制品、木制品的客商。加工作坊和门市里，摆放着竹子编制的背篋、筛子、簸箕，以及用木头制作的甑子、饭勺等，它们曾经是昭通老城区百姓生活的必需品。

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这些日用品的功用日渐减弱，它们的用户是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以及农村群众。

在一个阳光照耀着昭通古城的上午，编制竹器的店主慢条斯理地编制着一把筛子。那些淘尽岁月尘埃的筛子，到了农人的手里，被用来筛苞谷面、米面、麦面，也筛掉了岁月的杂质，留下生活的精细。

在炭火上蒸饭的大大小小的木甑子，于热气腾腾中勾起了很多人的回忆。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兄弟，多年以前曾经望着空下去的甑子发愁。

现在，电饭煲是每个家庭的生活必需品，白米饭不再稀罕，更多的人，还是喜欢用甑子蒸苞谷饭。人生的齿轮反转了，当年的粗粮竟成了现在的奢侈品。

现在仍然有很多人喜欢这里的甑子，一个品质好的甑子，价格不断上涨。房东是一个慈眉善目的老人，她端个凳子坐在店铺门前，和过往的街坊邻居不断打招呼。老人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小得多，作为昭通原剪刀社的老工人，老人每月都有退休金，几个儿女生活状况都不错，老人成天乐呵呵地在集贤街的路口悠闲地游逛。

老人说，曾经昭通老城区的人都叫集贤街为“莽子街”，在昭通话里，这样的称谓褒贬不一。有人说，这条街上的人是昭通老城区最早搬迁来的，小日子过得滋润，所以“莽子”的意思就是“胖子”！

多年以前，百姓生活清苦，面黄肌瘦者众多，而这条街上的人，因为生活在老城中心，得了城市的便利，生活状况比乡下好一些，故叫这条街为集贤街的人就少了很多，总是说“莽子街的某某某”。日久天长，人们就把这条街叫作含有褒义的“莽子街”。

时间神奇，情况逐渐反转，现在，“胖”在大部分人眼里一下子又成了贬义词。

(二)

在很多昭通老城居民的记忆中，集贤街曾经是一个人潮涌动的地方，街上有一座教堂，平等、博爱等基本理念影响了一些人。这里曾经有一座福滇医院，就是现在昭通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前身。

在医院的旁边，就是昭通城区最早的一所小学——昭阳区第一小学。高大的槐树下，很多孩童在这里接受启蒙教育。当年在校园里奔跑、嬉戏的孩子早已为人父、为人母，甚至已做了祖父母、外祖父

集贤街：时光之镜迭现的城市背影

记者 杨明 唐龙泉 飞文 图

来的山货，带回粮食、盐巴和布匹等。

这就是著名的“大马店”。

来来往往的人多了，这里逐渐成了最早的出川人滇黔的客商的集散地，也成了昭通古城最早的茶水铺，那些闲来无事的老城居民，就喜欢来这里喝茶，听人摆古。

当年，识文断字的人少，这里逐渐成了文人雅士和商贾集聚的地方。有钱、有闲，自然就有人追捧，集贤街的称谓也就在某个读过一些书的人的嘴里说出来，殊不知，竟成了这条街的官方街名。

(三)

集贤街不断变化，不知不觉间，昭通城市的建设步伐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在提速。曾经在“大马店”晃悠的人逐渐少了，很多人开始思考致富的门道。

在计划经济逐渐落幕，市场经济慢慢萌芽、发展的时候，集贤街的临街房屋交易频繁，很多经商后挣到钱或有一点存款的人，在昭通城区购置了房屋。位于昭通城东大门北端的集贤街，因为学校和粮食市场就在附近，遂成了购房者的首选地。

年过花甲的范荣刚清楚地记得，当年父亲在某供销社工作，靠微薄的工资养活了他和兄弟姐妹，后来父亲到昭通纸箱厂工作后，省吃俭用攒了一点钱买下了集贤街上的一间瓦房。因此，范荣刚伴着昭阳区一小的上课铃声长大。

在槐树下捡拾纷纷扬扬的槐花的范荣刚，没有把槐花放在书本上，而是追着槐花奔跑，贪玩的他没有感受到书本的芬芳。后来，范荣刚通过招工到一家企业工作。对于孩子，他要求严苛，孩子也不负众望，大学毕业后考取了研究生，几经努力，成了一名医学博士，毕业后有了一份体面的工作。

时间浣洗范荣刚的过去，现在，还将嵌入他的未来。退休后的他，就在集贤街附近闲逛。“你们要搬走了，可我要和这条街周旋下去！”他开着玩笑，与过往的街坊邻居打完招呼后，坐在街道的拐角处，点燃一支香烟，默默地吐着烟圈……



集贤街旧貌。



集贤街街口。



寂静的街道。

街、泰来街茶铺的老人，才会每天穿过街道，来这里喝茶、打牌、聊天，打发难挨的时光。

(四)

集贤街最大的变化是物理空间的存在意义和现实状况的多次转身。作为昭通老城区的一条老街，群众对于这条街道的叫法一直停留在“莽子街”上。实际上，集贤街的正式名称变化是这样的：德育街—向阳街—集贤街。街道名经过多年的变化，还是回到了最初的民生和理想交融的模式——集贤街。

以我来时路，赠你沿途灯。时光晃晃悠悠，最后还是回到原点，一路走来的集贤街的街坊邻居，还是败给了时间。他们在这条街上迎接过最艰难的岁月，伴随着时代发展的鼓点，他们终于默默地把手中的接力棒交给下一代。那些走出老街的人，偶

尔会回来看一看不愿意搬走的父母，转身又要开始自己的生活。拼命奔跑的孩子，也会因为牵挂而重复父辈的路——回到自己出生的地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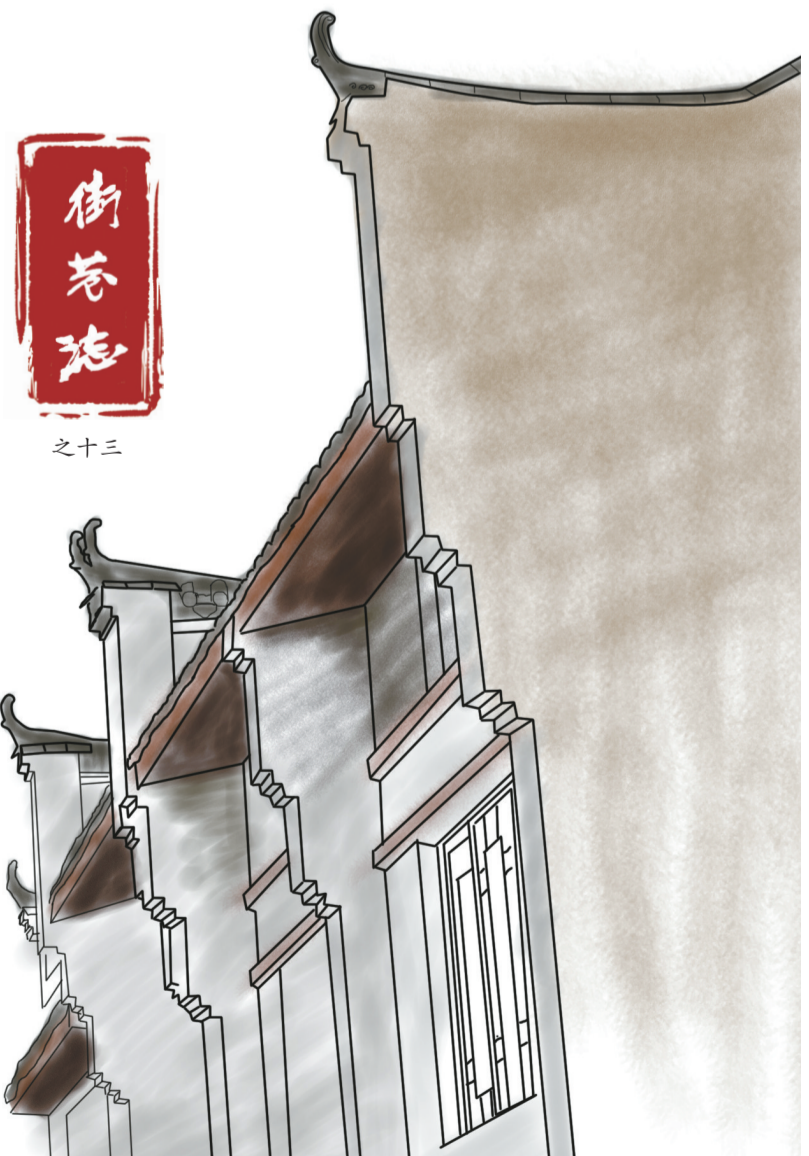
集贤街一眼望不到头，不是因为街道太长，而是因为它在经过原昭阳区第一小学附近拐了一个弯。很多在这里出生、成长的人，不管是贪玩的少年，还是浪荡的游子，到了学校后就要拐弯，有的就此洗心革面、专心学习，有的拐个弯，一溜烟就投入到城市的诱惑中。

多年以后，这些人就因为这个拐点，拥有了不同的人生。

一拨又一拨的人，老了以后，都会重走一下集贤街。在街道的拐角处，很多人会停下脚步，思考此生的对与错。这面刷了防水漆的墙壁犹如一面时光之镜，不动声色地将每个人的表情记录下来，然后投射给他们，把他们的背影拉得很长，很长……



之十三



母。当年，校园正门面临集贤街而开，因为城市的发展，街道变得拥挤不堪，校园大门遂改了朝向，向东开。

当黎明的曙光穿过鸟蒙群山，校园之门被缓缓打开，很多人从这里开始认识第一个字，从此改变了人生。从这里走出去的人数不胜数，很多在昭通老城区有点成就的人，都对这里感到莫名的亲切。

这里有学堂、医院，所以很多人都在这里逗留。很多梦想依靠读书改变人生的人到这里读书习字。那些南来北往的人，赶着马帮从山谷中浩浩荡荡地走出走进，将孩子送到这里读书。集贤街北段的一户人家，看准这一商机，将临街的几间房买下，在这里开设了客马店，进出昭通的马帮在这里落脚，卸下从山里带

时光没有舍弃集贤街的居民，从云南地北而来且集聚在这里的居民，青春年少时，这条街赠予他们艰难困苦，在他们暮年时，这条街也进入了暮年，日渐冷清，年轻人不喜欢住在这里。这里，汽车开进来很难掉头，为了工作方便或孩子读书方便，大家纷纷在新开发的小区购置了房屋。

居住在这条街道的大多是进入暮年的老人，也有一些进城务工、做生意的人在此居住。集贤街成了昭通人通往目的地的一条便捷通道，但很少有人会再次停下，那些步行的人，匆匆穿过这里，去往八角亭农贸市场买菜，或者经过这里，去辕门口的箭道广场、公园路的清官亭公园玩耍，只有一些喜欢去大局街、建国